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畢志芸

畢志芸，太倉人，固巨族也。少好讀書，務博涉，不喜為章句之學。曾閱《漢書》三過，於疑義所在，輒參己見，時有別解，一時見者爭相傳鈔，為之紙貴。偶以試事至蘇，僑寓金獅巷中。文課之暇，恒出遊覽。一日，途遇同學友朱蓉峰，謂：「此間近來一相士，精姑布子卿之術，風鑿之神，有若操券。盍往一試乎？」生諾之，偕行。既至其處，門庭若市，跋來報往，幾於踵趾交錯，戶限為穿。相士於人叢中睹生，即揖生曰：「文曲星下臨敝舍，必有所諭。敢請。」生曰：「敬問休咎，以卜終身之枯菀。惟願直言勿隱，毋作響詞。」相士曰：「距此三年，必擢巍科，聯登榜首。惟瑤台下聘，玉鏡定婚，有異乎人，必非凡間麗質，氤氳使者於此特施其狡倆，俾君得一妻，可以富貴兼全。我知君必不信吾言；請俟吾言驗時，然後酬我以千金可也。」向生一揖，轉而更相他人。生探囊中，出朱提一笏畀之。相士笑不受，曰：「此君合有前緣，邂逅相遇。明晨君可獨來，當獻繞朝之策，少為君助。」更相生同來之友，言其前事吉凶，毫髮不爽。見朱則曰：「君勿怪莽撞，兩年後君家死亡相繼，君亦不免，此蛇孽也。今年春間君曾擊殺一蛇，赤質白章，其狀怪異，曾有之乎？嗣後君家恒見蛇妖，此其遺孽前來報冤也。禍機已伏，不可禳矣。」朱憤共妄言，幾欲奮老拳，相士謝過始免。

翌日，生獨往，相士甫出，端策拂龜，從容整理，見生喜曰：「君真信人也。」出篋中書三函，授生曰：「至期始可啟視。」生拜受之。臨行，戒以勿泄於人。生唯唯。然意不甚深信。朱體素充實，秋間忽患咯血症，日益劇，參苓罔效，群醫束手。其大姊曰翠芬，秀麗異常，至是忽夢與美男子交，時作嚙語，褻狎聲達戶外。容日憔悴。延羽士施符禁治之，法卒無驗。其弟曰福五，猝遭拘攣之疾，手足盤曲若蛇形。不三月遽殞。俄而姊亦沒。久之，朱親見巨蛇出牀下，呼眾逐之，倏忽無跡。旋又睹其尾蜿蜒入牆洞，眾奮擊之，朱於牀中大呼氣絕。家人為更衣入殮，膚盡起粟，有若蛇鱗。眾咸稱異。生自聞朱死耗，益歎相士有前知。

會生姊倩由御史記名簡放保定知府，招生前往，為應北闈地。束裝遂發。於路有同行者，年少而貌文秀，行李赫，僕從眾多，狀若貴公子。或先之，或後之，時則同一逆旅。行抵山東境上，忽逢大雨，三日不晴，靈霖驟盛，積潦載途，行人咸停驂以待。生悶坐旅窗，無可消遣，入夜即眠，輾轉不寐。耳畔笙簧絲管悠揚，弦歌宛轉，俄又聞搗戰，索酒聲起。跡其所在，則見東廂燈火輝煌，少年客方高踞胡牀，群姬環侍。謂左偏一人曰：「正當整我酒兵，摩君酒壘，轟飲達旦耳。」命取碧玉瓊漿，與眾姬人解醒。一僕以覓之未得告，客曰：「待我自取之來。」出戶見生，大喜曰：「君尚未睡乎？至此良佳『有不速之客一人來，敬之終吉。』」即命左右兩客款留生，讓生與己同坐。須臾，攜一白琉璃瓶至，巨腹細頸，能容兩斗許，斟與諸姬酌，並及生。色碧味醇，迥異他釀。席間詢生家世。生備告之。少年曰：「先世與君家固有年誼，萍蹤適合，具有因緣。觀君談吐豪邁，亦自不凡。僕有一妹，年已及笄，才貌亦頗不俗，願奉箕帚，以待巾櫛，君意如何？」生謙不敢當。少年遽解腰間所佩雙玉魚為贈，曰：「以此為定。此我妹嬰年所弄，玉質溫潤，可比其德。他年魚水之歡，此為左券。」生亦以玉藕一枚獻曰：「藕者，耦也。此佳讖也。」由是兩人結伴北行，止宿不離，或同車並載，或並轡連鑣，歡若昆弟。少年自言：「姓任，字瑞園，居京師已三世矣。亦曾讀書。家中薄有田園，頗可自給。以薄宦途之為人，不求仕進。平生好覽韜鈴，喜習騎射，冬間縱獵山郊，往往匝月不歸，馳騁風雪中，渴飲獸血，饑餐獸肉，意氣自雄，絕不知人世有機變詐事。」言竟，撫掌大笑。送生至保定，遂別去。

秋間，生以納貢入北闈，榜發，列前茅。生於暇日依少年所言居址，命駕往訪，絕無其人；詢之左右鄰家，俱言不知。偶為朋好述之，咸疑為子虛烏有，不足為信，謂：「詎有閭閻名流，豪華貴族，行路遭逢，遽以婚姻之事，冒昧相許者哉？此殆少年佻達子，以君誠實，特假此以相戲耳。」生終不能去懷。

明年，生捷南宮，以二甲第一人入詞林。戚串以生新貴，爭相求婚。生悉辭之，曰：「相士之言，今悉驗矣。且一諾千金，豈容爽約？」逢都中人，輒問有任姓相識者否，卒不可得。請假南旋。甫出蘆溝橋外，遙見數騎風馳雨驟而至，手中俱持槍械。初疑為探丸鳴鏑者流，不勝股栗；及近，一少年忽躍下地，揭去皮冠，則任君也。車旁執手，縷問寒暄，慰勸詢別後景況，因言：「自保定分袂後，馳歸京師，即從家君至遼東勾當公事。夏間避暑，遷細弱於西山別墅，所賃京中舊居，為房主人索去。勞君遠訪，殊歉於懷。」遂偕生紆道入西山。

既至，甲第連雲，崇閣煥日，居大家。升堂，一老翁攜仗出迓，年約七十許，貌古神清，頗為矍鑠。任指謂生曰：「此家君也。」生執子婿禮甚恭。處生於內樓東偏。帷褥簾幕，倍極華煥；奔走趨承於前者，皆垂髫豔婢；所供肴饌，窮極珍錯，水陸畢備。居數日，任與生商曰：「燕吳道遠，與其親迎，不如入贅。何弗於此設青廬？今晨為黃道吉日，可即行合巹禮。」即時陳設一新。賓相既臨，音樂迭作，一切交拜，與吳中無異。洞房炫麗，幾天宮。既卻扇，新人容光煥發，月媚花嬌，神仙不啻也。生驟睹豔姿，心旌搖搖，不知身在何所。燕爾歡情，真如膠漆。

彌月後，任乃送生南歸，奩贈萬金，物亦稱是，隨從之車逾百輛，於都透迤相屬。既抵里門，觀者塞涂，群相歎羨。逾年入都，生再經其處，但見碧嶂丹崖，蒼松翠柏而已。問女，女亦迷途惆悵而返。女在生家，亦無所異，惟久不得育，因勸生納妾為嗣續計。生不可。

一日，女出遊寺觀。甫進殿門，見一嫗鶴髮雞皮，偃僂循牆而至，睹女，亟下拜伏地曰：「娟娘乃在此耶？自汝還南，老身即攜弱息寄居城東，伶仃無倚。今不意相遇於此。明日當來君家。」女告以門徑。

越日，嫗果至，隨一女，年五六，明眸皓齒，秀絕人寰。詢以識字乎？諷誦唐詩，瑯瑯上口。善伺女意，尤能以意逆旨，有時迫隨肘下，有若飛鳥依人。女絕愛憐之，令生納為室，供捧硯役。女工刺繡，精巧罕倫，歷年以來，積成佛經百四卷，細針密縷，幾奪天工。

適皇太后萬壽，獻之上方，得邀宸賞，頒賜玉如意、宮緞，生亦晉侍講銜，誠未有之曠典也。旨下之日，妾適生子，大開湯餅筵，賀客盈門，相士亦雜其中，隨眾舉觴為壽，曰：「別來無恙乎？」生熟視之，似曾相識，曰：「子非廿年前賣術於金閨市上者耶？特色風塵，獨具巨眼，君殆我生平一知己也！」款留別舍，待若上賓。臨別，贈以千金。相士不受，掉臂竟去。生乃售米數百石以濟貧餓者，曰：「聊以報厚德，資冥福。」後生患疾，瀕危，家人代啟相士書函，最末為畫圖一幅，旁樹松楸，中則墳墓，知生不起，預備後事。生死，越宿妻妾並杳，人莫知女為何如人。